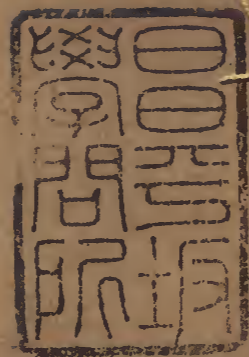


曝書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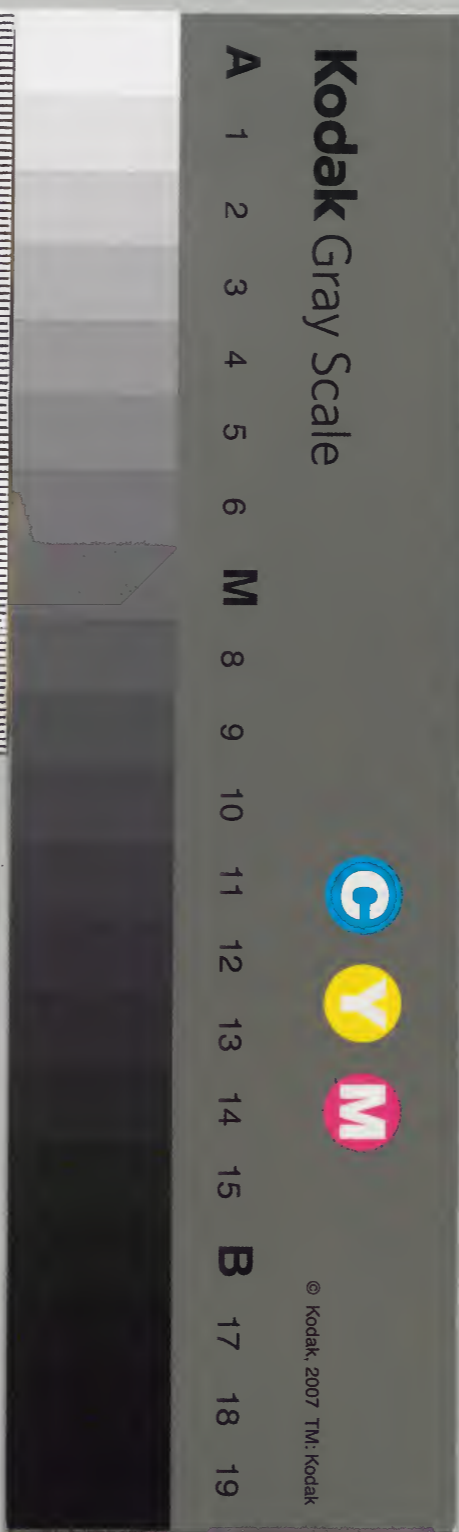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 | 三 | 三 | 三 |
| 六 | 六 | 六 | 六 |
| 五 | 五 | 五 | 五 |
| 九 | 九 | 九 | 九 |
| 類 | 號 | 函 | 架 |
| 冊 | 七 | 三 | 一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三 | 三 | 漢 |
| 八 | 六 | 六 | 書 |
| 函 | 五 | 五 | |
| 六 | 九 | 九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六 | 七 | 一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659 | |
| 冊數 | 17 (16) | | |
| 函號 | 318 | 44 | |

十六



宋六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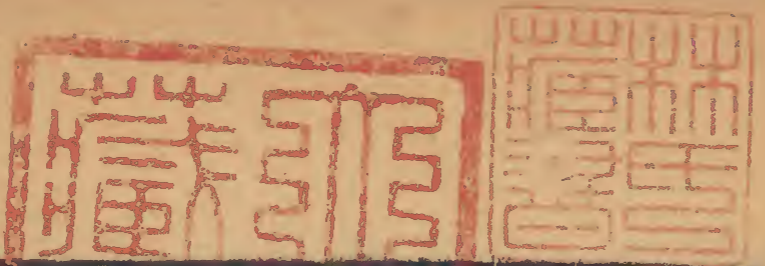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題名

橫山題名

淡草文庫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
 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詩所云遙向雙峰禮磬聲者是
 已同游者周篔簹繆永謀於野鄭珣隨始沈進山子也山
 雖小有岡有岫有草有隆有堂有密有歷巖有潭有埒塞者
 可闢為徑高者可升為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
 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貨也登舟愴然聊書于壁姑以
 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
 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女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燬爭斲山骨也子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于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傳會其辭稱毗漚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漚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舍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

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歎以其亦難固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倣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楨咸一留予解北西爽

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觀日出迺聯騎入山循
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標吏人林外踞
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
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
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
甚烈揚帆拔石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槩不相
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
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
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
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為疾風引

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荅云三里而近遂與
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遥睇平岡灌木
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粟主于廡下王之塑像
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
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額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
延客問以古碑荅向有唐姚闢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
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玳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
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颼颼聞戈甲聲迺止迨
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
寇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
去此祠三十里即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
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曛不果往乃還六月幾

望秀水朱彝尊書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僑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既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泯也乃縶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逢瀾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繫予馬于城隅子攬子祛于山幽微子之書予後之來者夫孰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崛囅寺題名

崛囅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間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尚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圯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雷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尚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盃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囅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

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借子櫪馬俾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蹇叟至謂善榻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盩屋其類是與蹇叟語子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

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厓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謚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厓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篲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

同里周篋青士沈傳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聲取徑以入有
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
釋山文小山岺大山恒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宮小山
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
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
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劔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
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
氓傳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為李氏所有既而或請于朝
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為巨室葬地所存
僧舍殆即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為貴吾
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
句為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既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齒蒼始舒熱
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
亭與客縱飲既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泳躍入階除童
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
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
相與摩挲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
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子游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

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
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
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于戚錢錡弁裳之屬左龍馬
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
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
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
寺寺賜永業當時已号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
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
無分別疑寺即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
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
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
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

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豐血塗丹牖慈谿馮元舒詩
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
四大儒一一接其踵我我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
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猗彼何人斯卓哉儒
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
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
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
歙人鄭瑛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旣至
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
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

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桂綠
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
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
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歛人鄭珵乘
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旣而行松陰
三里達湧泉寺寺勅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
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
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之水山僧語予此喝
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曷之水乃倒流遂涸予
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詩于石云重巒複嶺

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
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則劣峰子納涼僧廊
日旣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茗帚拂塵題名
于壁

房山北岩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岩雙崖
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欹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
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誡勿濯手
濯則龍怒雷電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埽壁題來游
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詰宣人涿州馮源
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
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巖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
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
道士見之問心悸否荅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啞人
曉聞擣藥鳥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
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
槩未之載予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
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泉經
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鐫佛象土
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

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
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
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
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
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
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或削奇古望而知
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
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
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
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搢玉周崧層巖汪日祺
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儀舟雷峰之下自塔衙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
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
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
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
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
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
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蹟
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
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
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
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
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
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
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
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
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
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游誰向
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
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
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峰目為南屏誤矣戴
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

治酒榷挈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
王鏐遣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
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為宮為霍
為岌為恒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為洞瀦以為潭象佛
形軀闢徑以導游人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琰山神之祠叟
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
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
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
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歷首圖年神
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
可動邪試觀茲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
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節之

說內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龍之
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爰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爰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
乎雲朔東放琅琊茲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
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
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爰
基尸解葬焉遺井尚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療
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茹北牕灌木一林葉未
黃落寺僧撮新粟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實嘗之味若麩桂之
始花然當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
燕飲於是其後入為史官分教中都甯子恒思此樂之不獨

得見諸吟咏今給事暨子已脫朝簿歸田歛車本欲縱吾意
所如而莫為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寺之陰皆可借
曷不各載書卷留寓茲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
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
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來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
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漸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
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
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中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間記成
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即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
迎乃齊入方丈汲沙泉烹野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

硬黃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茲碑立寺
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
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茲碑既立之後祠部
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
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茲
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
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
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道子游者吳縣徐上舍惇
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山澤遊野史選
秦正天不辛四千六
世鞅亦大臨中姑間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一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
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
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
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予讀史
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
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
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
而僅以趙佗梅鋗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

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于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為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号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為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為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子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子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子龜與不壽世載更子翁翳之侯及無疆子師覆于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誣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子函關既入極羸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子國恥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子維甌之鄉王所泣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壘子枇杷橘栗桃李梅子維王之來樹兩旗子何以送

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子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
歌倡子我舞洋洋子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子千秋萬歲俾樂
康子

開化寺碑

搏土以為神傳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繫白馬于前
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為宮刻楹
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号为帝君
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
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
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
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

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
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
漢律曰祠祀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
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
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徒其像學官與孔子並
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為王侯將相其
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予
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
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
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
好讀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
而今之号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

人則司祿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侈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安于是焉予悲夫世之人徇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為之文復綴以詩曰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嚴賴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局為堂為祀殖殖其庭祀典既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一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為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于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自識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刁錐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為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醮其山童其居土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為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啜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劫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

言爰勒于石誦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
我牲之陳予我醴之將維神司職予畢昴之疆黃金為車子
瑤象為駕風與雲其離合予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予及
此下民自今伊始予罔或不勤歲功必成予昆蟲毋作詔我
後之人予報祀有恪

蚩蚘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蟲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
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螫獸
狸蟲水神蠹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牡棹象齒蜃
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
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恒見則

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
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
事於田畯致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
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蚩蚘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
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
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予惟神之名号未顯于前
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蚩蚘者害稼之物陸璣以
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翬氏蠹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
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魁之号往往潛為
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
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
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為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

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
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
而罹凶旱蝨蠹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
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
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好曰妨痒於而嫁神司厥職名用不
懲大田旣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
越涂我從齋章載歌豳雅辨神之号告諸方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旣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
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恒山
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

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
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
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
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
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
方各登泰山錄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
恒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
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
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
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
灑掃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爲臺木者爲榭鼓鐘之樓齊福之所采厝棗楸瓠甌罌罍莫不畢治穹碑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礪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予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乎顯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物

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宗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

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

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輦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螯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白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

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為莊周周再傳而為孫卿蓋有以鬪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

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于學官當吳元年即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論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為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為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

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久廡下一十五人彘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頹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彞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彘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為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子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子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子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厥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一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詹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為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詹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詹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調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營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号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

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今甲太倉之神每歲二
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
禮也廟自萬歷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
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棖秩瓴甃禿神像几筵一
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恒汲汲目
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
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
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
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潞之亭子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子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子
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子度支是給神之舍子降婁之南鄰昂
麗胃子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子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子上無

啗雀神之來子委蛇帶禾九穗子孽麥兩岐神之去子惚恍
播八穀于雲之上我祈于倉箱我報于酒漿效牲子薦膾陳
鼓笛子滿牀頌神之麻子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子綏我環極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統制
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煬王渝盟括
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餘艘舩
舩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
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
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
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旣敗韓林楊抗龔
壽陸廉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

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輒懦措置失宜搢沙為溝圍以鹿角潮回漂去一時傳為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者雖離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王侯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二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圯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于眾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彝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子丹衢新廟子故都維暮之春子月出之初神之樹子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輸神來格兮樂胥覲前兮巫後折山花子盈手紛傳芭子翔走神之留子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子柳林王侯毅魄子載浮載沉送神子湖中魏侯死所子無怨無恫小朝廷子不武國無人子禦侮持弱荷子作柱客為狸子主鼠罷揮戈子殼弩第鳴釜子息鼓左軍後軍子戰獨鏖千夫一志子不可撓誕先登子伐寨為國殤子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子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子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

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之二說皆非是
按神諱惡子生於越舊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
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
張惡子也萇旣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
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
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
神以鐵如意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号爲三
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
攷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
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
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韉禮之禩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
朔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禩廢而仙之
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圯道士募錢修之工
旣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雋縣陷邛池兮震電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兮山
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旂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威稜兮旋
被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麻誕昭靈惠兮九州差池兮燕羽
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韉兮士女無害兮無留生子兮天材巫
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禩菩蕭兮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
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
 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
 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
 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
 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
 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
 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
 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
 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
 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
 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
 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
 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
 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
 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

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
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
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
之於市羣蠻囂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
土司岑大倫為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
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徵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
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為禍首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
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
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
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
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搆患監司長吏輒
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甫督師無不立見摧敗

之逢龜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

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地則寇燄何難撲滅

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

焯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旨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

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

紹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彝尊之再從父弟彝

政於公為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

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為祠藏主以祀屬予

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子既舉於鄉遂揚于
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子為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苗爰刑德
雙孖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子爰佐司馬九

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子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
發滯蒙子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子度嶺而
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子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
則克保陴墉子世盡愉愉公也饑飢恒集於枯命之窮子輾
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憫子有崇者丘左右泉流
植以松楸馬鬣封子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
子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馨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敦學山為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
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
江鄉試還

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

君以史官

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
不公士且攢譏竦誦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
榜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
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
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獲瓦牖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
遺才飯糲如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
春君當復

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
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為君駐節之地龍石居先焉碑當勒文
僉以請于子子惟君之試士去勲說明正學拔寒微百于人
譽之不以喜百于人毀之不為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為重哉

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
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
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
孔佃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
年方壯又遭遇

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予視學
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
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筆
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
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
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即顏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
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
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
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
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
氏未載其詳而許謨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
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
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
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
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
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
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尚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号聖公稱元清光謀為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鷄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

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眾數萬為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時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蹶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鶯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賊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獯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獯煽惑喇印丁國棟聚眾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獯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

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松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為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膺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徇為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為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燼自備而廷諫等亦解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寇遂北至甘州時夜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

聲徹柵外賊果出

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

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懼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号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兀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

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分氓耳傭作餬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為兵餉責有司追呼煢煢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為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為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為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為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停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須盜安民亦於是乎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為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夾豁無嫌猜人人樂為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

之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殿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
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既又 命兼督四川而
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
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輅至遣大臣醢酒 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
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年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
下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河州府事熊
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
元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
日姓廣收名將為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孽之
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為中原保障 朝廷無西顧憂人皆
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 蜀之策非公

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
物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仰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
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隄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此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克渠在蜀倡亂孔
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味者必攻降者
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觸如髮斯逋理之用篋盪寇河東有
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惠追呼
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
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子之衣裳在笥又何子之弓刀是佩天馬旣秣
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旣
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禎其在
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

恩封其父為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
已旣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
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
朱熹尊為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

再贈少師兼太 太 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

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
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
訓子以嚴其為學博而有要其為文駢而麗其為詩取自官
懷抱而巳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亦
矣留此何為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
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
父仲兄暨族冑弟子姓舉鄉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
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
有坎坷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
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
考平生事蹟為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
為本旣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為老經

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
士祿進士士祐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
四人壻劉倬張壘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
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其
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隤然
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
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傲凡
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
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敷菑子乃坻倉既揚
名終顯其秩養不為儉年不為畜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
近悔無有後艱有枯有松有枿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 宮門之外
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 諭
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瀟湖之濱既葬公子永寧
永宣以碑文為請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
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
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賜充鄉飲酒
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
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

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
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
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
依山為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眾乃散
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
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
關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埃增亭障葺城垣修學
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 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
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牲染盛讌享
禡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
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
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
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洛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
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為準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
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
哀毀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
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
嘗以貴驕人檢束僉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為善日
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躐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

主知凡 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 讌乾清宮從游 西苑
拜白金文綺之 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
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又子永
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

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
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
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
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訐以爲直又或
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
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
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
歷屏甌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及卿士月洊升華主祿勲牧
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
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
退以義孝于親友兄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
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
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輶歸林垆
瀟湖濱筮得宅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
粉百世下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

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旣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
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
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惰勞不避
寒暑風雨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 詔還京師猶力
疾治事

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 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

且言臣景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寃空早濕骨
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

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

天子聞公逝 命禮臣給卹典 諭祭一壇 予治葬銀兩

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公諱藻

字懿樸号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

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

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

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

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 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

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游陞侍講明年秋出典

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

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 勅使

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

三級 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 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

修 兩朝聖訓 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 殿試收卷讀

卷官 皇太子大婚冊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 記注譯

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解於京師歲時得

與 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間

亟還邸第

上有名立至 闕下備 顧問以是

主眷日隆 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

年奏對進退不失尺寸嘗侍 保和殿 御試經史論賦應

制詩又嘗 名入 瀛臺試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

上言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 命書 御屏金
牋又書泉林碑

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

上覽公書輒稱善 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
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
也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
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
浮羨覈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 大廷會議公未出
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
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已甚嚴無所依倚與人接和平
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

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鄰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
聲色之嗜博奕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為游譽
約束僮僕惟謹鄰里鄉鄰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春為罷相
公生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
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恪
公諱德宜長女 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
某為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尋尊入史館於公為後進公
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
譚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藪吳越具區演為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
俱為玉為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榜斯薦其惟吉士搗文
翰院班以蛾眉簪筆朶殿鶴蘂螭坳恒陪密宴南宮教士西

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

聖有謨訓大烈孔揚 宗有寶牒麓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偽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于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如羣工交讓

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

天子有名立造于 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遙拜 賜于宮夙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 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

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尚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 清為法可久絀者

使盈

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

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或失則讐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噂沓衆人嘵嘵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捍闔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于家山君親大義庶幾克完弟子猶子為公之嗣卜筮既偕芥屋攸闕樹之豐碑枌榆梧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三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楹額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為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為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葵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伯公祖考也

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勳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右日講官知起居注壬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以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_{補原官}尋侍讀升翰林院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_{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_{經凡漢儒}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_{史稱司馬}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_{唐音然}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_{領書局工}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_{坊選間房得漁邨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從就道乃行既至入見 乾清
上慰勞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
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

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
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
上不許下

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 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
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為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為文能迴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

述公必與

定朔漢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

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

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一阿勿為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也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由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

北海

祀孔廟公持議以為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

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

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

漢東京視學生徒園橋門觀聽者以方計宋立三公

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

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志為驅除勢必太

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

二十二卷詩彙六卷其舉子業以古為今文奇而有法其

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尚書以其闡卷擊節歎賞登

于榜及取上第傳誦野十字之三家之村經生塾師

無不奉主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文辭孝經我傳也

公生于示禎十年七月享年十八夫人李氏明太嘗

寺卿嘗贈禮部右侍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

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

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

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

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

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辱其

豐

帝曰汝蒞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譙瓊林宮共始進受知已

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蟻劫息陰温樹

帝曰汝蒞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為衍義著作

暴書亭集卷七十一

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
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
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宗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
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埃周廬見賢
蔽見利不趨

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弥有華
采

帝有恩勵相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

榮教

惟吉士 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泚人第知進公退是

至尊謝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
止時秋屆仲淹歿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
就焚蕙歎則那左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
酒生芻賜方遣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感厥既得卜并樽起
丸丸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難我作斯銘昭諸
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先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
學生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
式

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
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

科左給事中進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
卿需次田里復

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
部督捕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

詔巡撫貴州

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為兵部左
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

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既免喪分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

朝持節在野之進退

本末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

廣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冊逃避吏胥繫

之若牽羊犬納諸解宇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

樹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兼徹酒

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

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

黃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

以硯奉公却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為緇

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

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

生疆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于

州縣守令歷再暮始預薦續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

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數幸南海子

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于前馬逸于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世祖震怒宣公跪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為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且云以敝劫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為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既而靖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

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為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洎牲以盟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為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

際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各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

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

羣推公為第一

天子即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為今

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管室明成化中彗埽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

臣言修省故不為災敢請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
德音下

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
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為福
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優

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籍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
赦而今日行刑是

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
曰六科以封駁為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公之出撫

貴州也湖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
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
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
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雁戶俾有寧居師旋有
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号為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
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
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
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輒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
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菁教以耕稼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
成樂土

天子嘉公成績特

名為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

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糲糲自甘遇簪笄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為一品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

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

命下入謝

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

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

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計聞

賜祭義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藁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

仕考試學官弟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

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

男九人守知康辰進上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

適士族曾孫女二人尚幼公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

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

壤于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

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為老賓客知公為詳念

公一語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

激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

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
資學原王鄭書借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
是顯牽絲奉檄百里瞻言不畏疆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
暮罷餐公之宰邑替月而可

帝有恩言風駕鳧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
鱗雷封雖湯哀彼燠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
薄賦黃緣務絕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
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

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
爭公當疾風草心尤勤謂赦既頒決囚非宜封還

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
司覆奏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儆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

周有作罔僕臣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

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

禁闔邇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佗童熒女烝
然來思反側既安疆宇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

樂國樂國

帝眷勞臣入為司馬袞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
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
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白祿攸宜克
昌厥後既得吉卜神于式馮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
國史是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燮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

故兵部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
之養順治元年起自田間召至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
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省親旋里既還朝以原銜掌兵部
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
賈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書十年夏四月
帝張讌瀛臺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
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魯經有言一則以懼烏
鳥之私特蒙寤寐也因泣下

帝為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
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為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

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賜馳驛還公諱化熙字

別字五絃先世自真定棗強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

考逐春考夢鳳皆以公貴 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

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

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為功人咸稱為

長者及仕

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

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為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

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賦賦怡怡

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

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

大小東目為神仙中人公卒時年七十有六訃聞

天子勅翰院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

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

于朝得

言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所銘其墓公娶沈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漑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子定交久茲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宮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手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灤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山颯颯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祿是干惟親是顯自從三簋五鼎十齋色養無違儀文

有腆

世祖特詔賁于丘園汝堂邦土蒼玉佩旃殿馬斯錫袞衣自天膺仕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顏既和謁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官保寵命尚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

帝讌瀛臺三漿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彤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悞

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權勝于罌祭公因請假

帝曰俞哉有命馳驛畫錦而回公願既遂循彼蘭陔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羣屐如彼墉宮長侍瑤席公之

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羣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駢惟
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表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
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
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句者服奔南京除
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
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
州之瑄溪庚寅子吉璫扶櫬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
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
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

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
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
歷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鬢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
兒十齡能徧誦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即彝尊
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奔五晝夜視斂
含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絕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
通往來行者民德之号誦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
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
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畫或與客圍碁夜飲酒漏盡乃
已見者疑先生嘗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
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恩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
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
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為事業必有足觀
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為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
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人生不幸遭
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
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
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
伐石為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
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
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
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

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号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賞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為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二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子里中文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瘞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

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瘞視斂含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子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比日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泫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
暨其子儒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
員士和之兆也公諱與楮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
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
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
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
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
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
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奉命
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垓玩寇忤大臣意引疾
歸歸九年卒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

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
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
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
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絕
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予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于
涕霑沓以傍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
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予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
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
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于和
為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
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
千人僞順縣人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

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積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為表命其友朱彝尊為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袂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若器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致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

南江南草野士交填膺扼腕

士之報盡節者不

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

廢彝尊時尚少亦助

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

故壘訪問者老則甲申前

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

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

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

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

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

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

知贈光祿寺少卿與

字風虞萬歷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

知縣與致字文玉

字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

年舉人士雅字

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旨大夫顏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

孫而後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一廈處堂之燕雀吾不為也從其父登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源瞻為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鳴鑼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公給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為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舛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為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

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酋未絕載之還即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尚跛蹢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尚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為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

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部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父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敷俱以文學生員女一人
字炫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
彙身獲交吏部君久繼父
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喪辟踊
丁善居喪之日既成服而
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市
不少曠其不死于孝
公于侍郎之林請為
千里白刃塞于前曾
其子又孝子也以

孝子之請葬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彙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尤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為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魯禮不窮間為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鬻以葬其考妣蓬戶翛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

徒以為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葬尊來京師值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為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既污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為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阨以死而不悔非信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甘世有隱德娶吳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六人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鈺乞其友朱彝尊復為文揭于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遜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嘗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已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競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歷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圮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躡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

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盡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葺而政成十五年冬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召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堤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固為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眾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上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城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既嚴肅夜

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

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

百七十七丈搯坑二方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為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一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贏羊豕收集駢倉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

王師自薊來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堤全城却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

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
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
涇縣閏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為父訟冤方
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
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高聚書八十櫝多至七萬餘卷所著
詩又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
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
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
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
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

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為歸而五十字
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
教然爾學者以為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鈺長也
孫七人洪謨早列為諸生慧而天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
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鈺續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
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蒐舉大綱具書全城一
事庶國史有徵焉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箕初字公貞史字青士又字簪谷 居及山之

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
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
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

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筭斗斛
堆滿肆撥亂書牘就中吟誦不輟其為古今詩超超拔俗
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
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本
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釀金會餐
舟交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荻棘
有廣之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于巨室及筭將以記
僉僕君亟贖以金為擇婿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千
金貯于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叮其子
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
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為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
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陪

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恒儻莫不羈

挈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

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一

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或哭于後君不少顧

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曰山多虎居士遠來不得不

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

啗君開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

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

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

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

下觀壁間所錄詩牋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大爾非賊也

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

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子典江南秋
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川田公雯為子張燕君適造予道
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元敏借之來布衣紉屨衆賓皆矚眙顏
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
坐權飲而散自是燕子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為飲器者坐客
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
馬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
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
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終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
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為繪作圖子滯京師君念子不置會
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
二年率在子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

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
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
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
曰妾實禾人公客篋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
拜君曰篋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
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紙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荅曰
篋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
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潁水一笑
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為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旼君
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
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旼
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天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

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旼等始克葬君子仙橋原伐石表其墓子惟若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翊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為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為可堂集

王汾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舍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汾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

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為藍村集歸于冲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官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鑿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画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誦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為小戎市絹入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橐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曝書亭集卷七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表 二

靖南王墓表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
 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
 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
 忠請為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
 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錄今以聚忠所能
 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
 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個儻有大
 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

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
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
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糶白金一兩王轉粟
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
今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

世祖章白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
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
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
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
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
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月

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為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
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
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勲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
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
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為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爭
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
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訐王

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
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
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

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荅之存著其號
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

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

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耐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主為近臣或專闢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

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為學以躬行為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

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為解紛挫銳然未嘗誦公門也恒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震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震歷仕為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為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龍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為文表君之墓表曰

君之先常山國上世晚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庶吏稱著考堂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粟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矚疎其穎廣履方馬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盜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陳彝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

詔建坊表閭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歃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為寇君至練鄉民勇者若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為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勲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祔焉噫今之號為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為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

或疑其才之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劫之民却方張之寇
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
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灑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
先人之墓表為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
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
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謚忠定曾
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元安人嫁時裝廢
所直累萬父沒君悉以讓其兄嘗為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
當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為
動仍封完與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
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黜徙居天津川鹽
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
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

覃恩勅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
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
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為表至于其辭不繁
不溢斯為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義詵之謂
為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
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子表君之墓其可白
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尋尊為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為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壺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君與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贏一頭晨入中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之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

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恒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

天子稱善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

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之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埧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

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牖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万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谷戶科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

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曰復出不可行四

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
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
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
河務值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
以私三十三年春有

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

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
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
恒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為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
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
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
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

標時爲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
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
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丘璋次任宸
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
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
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
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
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
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

補學官弟子既而屢試有司不過以貢署顧榆儒學訓導會
天子特開博學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
巡撫江南靜寧慕公人顏以公名應 詔康熙十有八年三
月朔

名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燕罷公賦就纏纏千餘
言詩獨用險韻

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
內公請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
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為長編由是十
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
事中行入各一員往

天子重其選 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 朝人多俛

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 賜一品服臨

公誦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

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
持不可

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囊劍函齎 宸翰以往既達

江飄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颿便七日抵澎湖島中山

平所部郊迎公諭以

于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 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

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為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于中山

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

一默碑之撰中山沿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為

琉球使錄 卷國王之讌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

善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榜公縱
筆為擘窠書王大驚以為神國雖有孔子廟庫陋將圮公俾
修治既成為文刊諸石上頌

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
王重公有加禮却不受 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

國學

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官坊官缺出用適聞
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 京師補原官是冬

八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為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
軍事治績為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
管五載民戴其德 誥授通奉大夫

口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 屬車南巡猶強起迎于宿

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

入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 宣賜御書未幾卒年

六十有四公少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
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
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漸寡然
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必為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
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
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
公繼為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
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尚論者以制科為可行匪獨文學之選
已爾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
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既葬之
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
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
曰公諱漑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迺春以孫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
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
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朝祖母宋里居公婉
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
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尚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
選人乏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画枕藉其中

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
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既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
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疴沉痾不離衾枕已無意章絲奉檄矣
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
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豉蒜果堂廚
無大烹會

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時糗糒羊豕禾秣悉出自解舍
鎗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驩知州
云及暮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
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
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
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

子也矣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侄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深孫男一人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讓某之子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家孫婦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明遠予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恒閉戶不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推諱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補紉百結饘爨之供或雜以糠粃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器繼器王舅當大事者再娶娣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為少矣然不告急于嫻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既沒明遠踰墓而哀值予歸自濟南請為文鏡諸墓子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身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

曝書亭集卷十三

往揚調過實諷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慕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相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衰釵鈿悉斥蒿簪布裙罷肉食以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

士許為絕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
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
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
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誦常熟王翬繪為圖請于文表孺人墓
焉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即今之墓門也鄱
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尚會葬
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
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櫺前列屏樹烏
頭正門闕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
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
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污其四角而已
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

祭告之具其儀也日試鏡予之文摹畫于左右以為天下後世式可哉

節孝溫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壺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為作傳者九人序以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為文以表諸墓溫氏門望為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樸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為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尚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樸謀于妻韋韋曰女嫁而壻天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天可矣

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樸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復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為惡少年告訐訟不解文然雖贅溫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尚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于葬師非樽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恒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既入官簿先世未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訐沈氏者延及于樸家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別治兩姑及元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

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
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血滄漬深入拭之不去
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
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娶于凌皆孺人主之
有女孫二人其葬也在某原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
所守而孺人一女于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
于覆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鑒之
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暴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暴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